

秋

序

羣

武陵書二集

長篇武俠小說

2

伏虎羣雄

上海武陵書屋印行

鄒雅明著

伏虎羣雄

續集

上海武陵書屋印行

武俠長篇技擊小說

伏虎羣雄

目次

-
- | | | |
|---|-----------|----|
| 六 | 力誅仇首東霸天訪友 | 一 |
| 七 | 藥酒詐賣背弩誅楊城 | 一七 |
| 八 | 鄧俠追殺松林包圍戰 | 二九 |
| 九 | 夜探奸府南霸天逞能 | 四二 |
| 十 | 陷身機關蓋世傑命危 | 五六 |

武俠長篇
技擊小說

伏虎羣雄

續集

鄭雅明著

六 力誅仇首東霸天訪友

蓋世傑黃英，仇人見面，分外眼紅，頓時殺心陡起，權且耐住性子。問道：「你喚徐慕俠嗎？」周翠英站起。笑道：「徐爺！酒盃已經給你放着，這位黃爺，鵲候你好一回了，你便入席吧！」撩天僧含怒的目光，瞥了一眼翠英，移到黃英的臉上，走前幾步。說道：「我不認得你，找到這兒來，受了誰的唆使？有什麼事嗎？」黃英迎上一步，抱拳一揖。說道：「摸地僧差我來的。」這一句，不打緊，撩天僧連連退了幾步，已經受着暗傷了。原來黃英，一試撩天僧的神功，所以運用八九玄功，這麼的一揖拳風，足有五百斤力量。撩天僧不是一個弱者，但不會預防，一經覺着，不禁打個寒噤，在撤退幾步中，強打精神，以抵禦拳風的侵害，這就大怒，趕上幾步，指着罵道：「入娘賊！我和你有什么仇恨？摸地僧差你怎樣？暗地傷人，豈是好漢？說得明白，保全你個全屍，說不明白，斬你十八段，方消我恨！」黃英冷冷的道：「大爺行不改姓，坐不易名，叫做蓋世傑黃英，我和你有殺父之仇

，特來取你的腦袋。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抽出寶劍，一道寒光，隨着搶進的姿態，使了一個打邊關的勢子，向他腰部，疾捲砍去。撩天僧連忙使個斜飛勢，在一閃身的隙間，急忙抽出佩刀，用力的照架，刀劍相擊，噹啷怪響，手腕震得酸麻，暗忖敵人，好生厲害，這就運用功夫，在一收刀中，竄到他的側邊，使了一個高冲挑車的勢子，刀口向上，向他右肘削。黃英使個半旋月的式子，身子一轉，右足撤退一步，力沈的一劍，把刀子的猛砍，擊蕩了開去，趁勢左手一起，一掌打去。這一下，名叫鐵沙殺手掌，厲害無比，祇有少林派會得使用，要是一掌擊着，重則立刻斃命，輕則兩個時辰，也要死亡。撩天僧識得厲害，喊聲啊呀，一時不能急避，勉強退後一步，右肩早已擊中，噹啷一聲，刀子攆落樓板上，嚇得亡魂散魄，一轉身子，向着窗外就逃。周翠英和小婢們，嚇得渾身顫抖，躲在樓角裏，不敢聲張，沒有幾下，就見徐慕俠逃出窗去，黃英攫取卸下的長衣，喊聲那裏逃，也追出窗去。房內沒有了戰鬥，翠英這才倒抽了口冷氣，急急地喊着救命！

撩天僧的本領，本來很好，若和黃英論戰，可說兩員虎將。祇是這個和尚，性好漁色，把那八九玄功，散了不少，更加平日，很少磨練，所以身體上，也不十分康健，加着受了黃英風箏的暗傷，和鐵沙殺手掌的侵害，更加支持不住，微幸功行很深，不致立即倒斃，若換差不多的，早就不行了。撩

天僧出了樓窗，躍下鄰居的屋面，展開飛行本領，向前面狂逃。黃英且追且道：「你逃上天去，也要追上凌霄寶殿，還是趁早的屈服，大爺倒有好生之德哩！」撩天僧內傷迸發，隱隱作痛，回顧一看，見他緊追不捨，心中很急，強打精神，拚力跳下市屋，落荒而逃。黃英正在追趕，驀地奔來兩個漢子。大聲嚷道：「徐老大！不要憂急，待我倆殺他，替你出口烏氣！」黃英大怒，揮劍就砍。三人正在接戰，撩天僧口出鮮血，栽倒地上。一個漢子張劍明，見了吃驚，忙去救起，負在背上就奔。黃英無心戀戰，豈肯放逃仇人，這就捨了那廝，緊步追上。喝道：「不知死活的狗，快把惡徒放下，保全你的性命，你要執迷不悟，連你也殺了，遂顯我大爺的厲害。」張劍明馱了兇僧，並不理會，落荒狂逃。後面一個漢子張德明，追趕黃英。喝道：「惡賊！你是什麼人？有敢胆的，回來和我大戰三百回，才顯出你的本領高強。」就在這時，驀聽一聲呼喊：「黃爺勿憂，黑旋風唐貴來也！」黃英閃眼看時，已見黑漢，從橫路奔來，亮着刀子，堵截張劍明的去路，狠命的就砍。張劍明不能應戰，尋路逃時，黃英一鏢打去，喊聲着，立即倒地。黑旋風唐貴，奔上一刀，剝下張劍明的頭顱。撩天僧乘隙逃竄，沒有半里，被黃英砍倒，一把提起，回頭一看，不見敵人張德明，唐貴却在趕來，便把兇僧，綁在路旁樹上，剝去渾身衣服。晃劍問道：「我的父親黃傑，和你沒有大仇，你無故暗害，現在有什麼話

說？」撩天僧怒眉兇目，猶不屈服：「臭小子！佛爺敗在你的暗裏傷人，殺了我也不算好漢，現在被你擒了，不要囑嚇，要殺就殺！」黃英怒道：「當然殺你！你做了和尚，理該遵守清規，布衣菜飯，已很知足，你却反常，出寺犯案，殺人劫財，妓院狂歡，一揮千金。你這兇僧，還能算得人嗎？你的心，是什麼做成的？」黑旋風唐貴。怒道：「一刀殺了，豈不痛快？」黃英點頭作答，向空一拜，破腹取心，斬爲兩截。

黑旋風唐貴道：「你出外訪友，怎麼和他們廝殺起來？」黃英道：「這廝是個和尚，和我有殺父之仇，在石佛寺出家，不守清規，到處犯案，緝訪年餘，方始獲悉，一犯遁逃，一犯殺死，是和尙犯案的同黨。我若不先發制人，勢難把他挫折，也是一個勁敵哩！」唐貴嘆道：「我的剪徑，已算造孽，這個惡賊，更加作惡，活該吃刀。他的臂上，怎麼有個黑手印？」黃英道：「他着了一下鐵沙殺手掌。胸部發着青紫，是受了風箏的襲擊。要沒有這兩下，一番激戰，非但難免，或有使他遁逃難捕的可能，因爲他的陸地飛行術，不在我下的緣故。」唐貴對他武藝深奧的認識，更深了一層，暗暗的敬服，頌揚一番後，回到通商客棧，宿了一宵。翌晨，算清房飯金趕路，經過魯山，渡汝河，直到神屋鎮，準備宿夜，遇到兩個好漢。一個年約五旬開外，生得虎背熊腰，一副淡醬臉色，額下五綹長鬚，

兩目有神，綴得氣宇不凡。一個年約四旬開外，生得身子魁梧，一副白臉，兩目炯炯有神，眉間隱含殺氣，頸下一把短鬚，肘下挂着佩刀，交臂而過，也向着鎮上走去。

依稀的夜色，逐漸地加黑。鎮梢一井王家店，門首懸着的燈籠，也亮了起來，招待遇到的小二，還在望着路上的旅客，鵲候在門外，見了兩個老漢，逐漸的走近，也就迎上。笑道：「兩位老爺子，時光晏了，便宿店吧？我們有清潔的上房，價錢公道，各色酒肴，應有盡有。」走在前的老叟，點頭作答，走進王家店的大門時，小二引吭喊道：「兩位客到。」門外走到門內，尚有一個花圃夾道，約有四五丈的距離，有兩個小二佇候，聽得客到，一邊拉着回聲，一邊含笑迎接。門外的小二，招着手。笑道：「兩位爺們，也來宿店吧？」黃英點頭作答，走進大門。小二喊道：「又是兩位。」門裏小二，含笑迎進，開個上房，酒飯既畢，正欲就寢，房門開處，小二帶笑走進。說道：「黃爺！十五號的趙爺倆，請兩位爺去談談。」黃英詫異道：「是那兩位？並不相識。」小二忙道：「兩個老叟，和你倆一同進店，既然相邀，必然似曾相識，日子一久，也許忘懷了。」唐貴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儘可過來，何必要我倆謁見，好大的架子！」黃英歡喜締交武林中人，就對唐貴道：「他倆相邀，是瞧得起我倆，不能遽然無情，你坐一回，我去便來。」唐貴道：「你既然要去，我也願同往。」於是兩人，

跟了小二，走進十五號房間。一張桌上，燃着一支紅燭，兩個老叟，相對品茗，瞧見他們進來，站起招呼，一同坐下。黃英問道：「那一位是趙爺？不知呼喚，有何賜教？」一個年老的。答道：「是我邀請你的。因爲同是武林中人，起了愛慕之意，更兼旅店寂寞，特來相請閒談，恕我唐突的過失！」黃英點頭道：「不知兩位的大名，怎樣的呼喚？到那裏去？有什麼公幹嗎？」老叟笑道：「老漢名叫趙勇，人稱東霸天。這位名叫褚飛，人稱西霸天。我倆應了林爺的聘請，到大王莊去，謀一條出路。兩位尊姓？到那兒去？」黃英聽是綠林中人，愀然不樂。敷衍着道：「敝姓黃，這位姓唐，到洛陽訪友。兩位的大名，如雷貫耳，四大霸天中，最有力的人物。」兩人聽得頌讚，非常得意。西霸天褚飛笑道：「很巧，却是同路。因爲你倆也是武林中人，可願同往，謀個前程，易如反掌。林爺是協和親王的乾兒，言從計聽的。」黃英道：「多承美意，訪友既畢，自當謁見。」黑旋風唐貴，聽得有機會，非常歡喜，不滿黃英，不報姓名，說了出來，顯揚威名，豈不更好？主意打定。忙道：「兩位爺們，這位是威名四揚的蓋世傑黃英，我叫黑旋風唐貴，多蒙兩位薦引，自當竭力報效。」東霸天趙勇倆，聽是蓋世傑黃英，歡愉的情緒上，震驚了一下，立即閃着兇險的目光，向着黃英，端相了幾下。西霸天褚飛道：「失敬了，原來是黃英雄。久仰！久仰！」黃英忙道：「兩位不要聽他的吹噓，四大

霸天，遂是威震南北，童穉皆知的。」東霸天趙勇，抹了一抹鬍子。嗤的冷笑：「不要謙遜，你我路上辛苦，趁早安歇，翌晨再談吧！」黃英這就站起，拱拳說道：「叨擾！再見！」便和唐貴，回到房間，剔去燭蕊，瞪了他一下。說道：「你不知對方何等人物，便報出真姓實名來？太鹵莽了一點！」唐貴驚異着道：「我不能瞭解，你說得明白一點，和你有仇隙嗎？」黃英關了房門，回過身來。遂道：「他倆是北道上的劇盜，我是北道上專打不平的，兩派成了勢不兩立，被你報了姓名，兩人勃然變色，說不定今夜，有亂子出哩！」唐貴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何不從早殺了？我却不知内幕啦！」黃英道：「我向來抱着互不侵犯的意念，他要對我不利，我就不客氣。若論四霸天的功夫，據人傳說，南霸天岳良，最是厲害，非但有深邃的功夫，更有鐵布衫的玄功，能够刀槍不入，有這深功，可惜落爲流寇！」唐貴道：「你比東霸天，西霸天的本領怎樣？今夜乘機殺了，除去地方上的大害，豈不很好！」黃英取杯茶喝，搖了搖頭道：「不能妄加批評，時光已經不早了，夜裏必需驚覺，路上辛苦，趁早睡吧！」

於是兩人戒備起見，兵刃放在枕邊，吹熄燭火，和衣而睡。晨雞高唱，一覺醒來，東方微白，微幸不會肇禍。兩人下床，先叫小二打來茶水，洗臉完畢，相對喝茶。唐貴笑道：「兩個老頭子，表面

上憤恨你，實際上不是你對手，所以不敢動手，也是起碼的角色。」黃英道：「姑且妄論，將已比人，不是一樣？」唐貴語塞，移時，見小二搬進早點。問道：「十五號的兩個老叟，可曾離店趕路了？」小二答道：「早已去了，約有五里之遙。」黃英不語，餐畢趕路，朝曦初升，天氣清和，遠樹蒼翠，野花迎笑，秋涼天氣，行旅宜人，一路閒談，不覺寂寞，穿村過莊，迅速過去，趕到巖家集，已經晌午，距離汝州，二十里光景。

巖家集是一個小鎮，鎮上有個王大餘，很有膂力，教師出身，地方上的風俗，重武輕文，所以一般青年，投他門下，爲數甚夥。這天上午，他召集鎮上門徒，在門外大樹蔭下，教練刀槍拳術，一時興起，使了一路「刀劈華山」的刀法，在門徒看來，使得沒有破綻，因也嘻開了嘴，讚揚老師的刀法。王大餘笑了笑，道：「你們看了，牢記在心，在家無事，多加練習，免得生疎，現在我再打一路「龍虎相撲」的拳術，我打得很慢，你們看清了，不懂的地方，不妨提出發問。」說畢，丟了刀子，把上身的短襖，卸了下來，光着身子，活像一隻胖豬，擺了一個架子，身子一側，兩手一分，成了一個白鶴亮翼的姿勢，這就一路路的打了起來，打到第五節：「釜底抽薪」的一手時，忽聽有人喊道：「老王！固然好拳，不減當年啦！」王大餘收了拳，移臉一看。呵呵笑道：「兩位大哥，好久不見，什麼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把他殺了，酬你百兩銀子？」王大銓遲疑一下道：「既然如此，自無推諉之理，不要說我廝殺不力，酬銀百兩，友情所繫，何必說起？」褚飛道：「黃英此去，必到館子，採取包圍，或能誅滅，不知兩位如何？」王大銓知道黃英厲害，不敢遽然讚成，所以祇是喝酒吃菜，並不立即發表意見。東霸天趙勇，見老王不語。便道：「黑虎將楊城，是一個硬分兒堅強的人物。他見了我的字條，必能照我囑咐，一一的辦到，以逸待勞的妙策，勝比尋常的廝殺，高上一籌，我們趁早結束，趕路要緊。」王大銓道：「說得是，大家再乾一杯，就吃飯吧！」

黑旋風唐貴，咕囔着道：「三個入娘賊，見你是個狠客，也就見風使舵了，你要不入他們的眼，怕不讓我倆走，立即引起堵殺啦？我受了一肚子的鳥子，要想謾罵他們幾句，你要說我沒有耐性？他們既是綠林中的狗強盜，就得藉故尋挑，殺了再說！」黃英笑道：「殺他們並不費事，現在沒有損害我們，何必忘加殺害？逞着一己之勇，給天下英雄，豈不要恥笑嗎？剛才我的行動，已經使他們深深地警惕，不敢側目而視，再有類似的發生了。」唐貴道：「強盜的心，不會折服的，還應不能害你，想出那樣詭計，非到得逞的目的，是不會休止的。我希望在一路，不要有類似的事情發生。」黃英道：「不要再談那些，館子到了，進去吃了個飽要緊。」唐貴進了館子，酒癮來了，吩咐打來十斤，